

分隔兩個母親節 南下港漂思北歸



「媽，我吃飯去了，掛了喔。」關掉視頻通訊，「港漂」欣怡發了一會兒呆。距離上一次回家，已經過去了15個月。「我媽說看我好好的就行，禮物不禮物的，不重要。」坐困愁城，欣怡開始有點迷茫：香港疫情沒有盡頭，通關遙遙無期，如果為了工作和父母長時間分離，到底值不值得？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、李才瑛



○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覆，不少港漂糾結於留港發展抑或回家團聚。圖為深圳關口。資料圖片



●周詠芝(右二)在上海的學習和生活非常充實，媽媽非常支持她在內地發展。受訪者供圖

媽媽支持留內地 北上港青雲過節

不少在內地工作學習的港青已經一年多沒有回港與親人團聚，這個母親節也只能是遠程送祝福。不過他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內地抗疫得力，在港的媽媽很放心，而且北上獲得了更多的空間，家人們都十分支持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、夏微

上海香港聯合會副會長、「在滬港人同心盟」聯合發起人及總統籌堵冠偉已經一年多沒有回香港。母親節來臨，他說除了會透過視訊向媽媽問候，也已經悄悄拜託在港的家人，準備了鮮花等禮物，待到當天給她一個驚喜。堵冠偉表示，與在滬港青們談到即將到來的節日，基本上大家都是這樣的計劃。

前往上海已經14年的堵冠偉目前從事家族辦公室及商業軟件諮詢服務，公餘時間還會到高校為青年擔任創業導師。「到了內地，你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市場，無限的可能性，以及自己可以做決策的主動性。因此，每一天都是新鮮的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來內地很幸運，一點也不覺得苦。」如今，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又給港人帶來更多的機遇和可能性，他除了自己發展，也樂於幫助更多後來者一起進步。

希望長伴膝下 更盼發展更好

堵冠偉表示，在港的父母當然希望自己能長伴膝下，但是看到他在內地打拚後，有了很好的發展，也有了家和新的朋友圈，也為他感到高興。「沒有疫情的時候，他們每年都會來上海陪我小住一段時間，對這裏整體的生活也非常滿意。」

堵冠偉說，他和在滬的朋友們倒是非常擔心香港家人的情況，尤其近階段出現了印度變種病例，「說不想念家人是不可能的，有些家人已經超過了可以打疫苗的年紀，所以更令人擔心，真的希望香港能盡快清零。」稍顯安慰的是，「回港易」政策擴展到了內地其他省市，他和一些朋友已經初定6月底7月初返港探親。



●堵冠偉表示，沒有母親在身邊的內地港青更需要家的溫暖。受訪者供圖

逐漸融入內地 暑假預約返港

從去年8月底抵滬進入高校就讀，周詠芝就沒有再回過香港。回想起上一次和爸媽的相處，已經是去年了：來滬報到前的那晚，香港機場的送別大廳……不過得益於網絡與科技的發達，來到上海之後，周詠芝幾乎每天都會和爸媽視訊話家常。「母親節肯定要視頻連線啦！」

對於周詠芝這些在滬求學的港青來說，逐漸融入內地，也逐漸收穫更多新的「家人」。這讓他們在更加獨立的同时，也更加熱愛內地。

周詠芝至今難忘初到上海時候從陌生到熟悉的感覺。「一開始會覺得不太了解這邊的文化，怕和同學聊不到一起去，但接觸下來發現大家都好有趣，我也能很好地融入進去，最開心的就是和同學、朋友相處的時光了！」

之後的寒假雖然無法回到香港，但由於內地東北的疫情，有不少同學和她一起留在學校。學校方面為了讓他們過好年終費苦心，安排了滿滿一周的活動，她逐漸適應了「回不了家」的生活。

最令她開心的，莫過於可以打疫苗了，目前已經完成第一針接種。在港的父告訴她「回港易」擴大了，讓她放假之前盡快申請。

但是，現在想到回家，周詠芝卻又有點不捨，因為不願錯過任何一個「嘗鮮」的機會：「我們這個暑假是有軍訓的，雖然港生可以申請不參加，但我還挺想體驗一下的，所以可能會在軍訓後去預約時間回香港吧。」

「上海團聚 嘮叨也是親切的」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張帆、夏微)今年母親節，全國青聯常委、香港青聯副主席詹勝，終於可以在上海陪伴媽媽。「已經準備好了鮮花，還要請媽媽吃飯。」



●詹勝和媽媽在上海。受訪者供圖

次。去年疫情以來，他就一直沒有回港，母子靠視訊聯繫。

「從前過年過節，我也會託朋友給媽媽送花。」加上現在網絡發達，可以通過手機視頻見面，但總歸沒有面對面交流好。「媽媽收到花會哭，讓我很過意不去。」在詹勝印象中，媽媽也愛嘮叨，在身邊久了也會覺得「煩」，但長時間見不到，會覺得「嘮叨也是親切的」。令他印象很深的是，今年春節，媽媽看過電影《你好，李煥英》後，突然和他說：「我以前對你是不是太兇了？」聽到此言，很少流淚的他莫名地哭了。

詹勝說，隨着年齡增長，母親想留滬定居，也希望他能夠回上海工作。如今媽媽經過了隔離後，母子二人終於能在上海團聚，令他更加安心。

這是欣怡從四川來香港的第

七個年頭，由於香港疫情遲遲不受控，她和家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長時間分離。過去一年本地經濟低迷，也讓欣怡不得不重新找了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。

清零不抱希望 收入房租兩困

過去幾年，熱愛手工藝的她和兩個志同道合的夥伴一道，在工廈裏經營起一間手工藝工作坊。從一開始的興趣，到四年前辭去全職工作，全心經營工作坊，欣怡很滿足。「我喜歡香港，覺得這裏有無限可能。」工作坊的經營步入穩定後，欣怡和夥伴們又尋址開闢了第二處「分舵」，一處以課程為主，一處以展示售賣、聯合辦展為主，漸漸也打出了名聲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，欣怡隔幾個月就會回一趟家，或者和父母約在廣東短聚。

行千里母擔憂。「修例風波的時候，媽媽非常擔心，問過我要不要回去。」沒有想到，這只是開始。接下來的新冠疫情，對依賴客流和面對面授課的工作坊，才是真正的考驗。「一開始我們挺樂觀，覺得有國內的經驗，控制疫情不是問題。」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，欣怡苦笑着說，現在聽到「限聚令」放寬之類的新聞，也高興不起來。她坦言，對年內香港能達到連續清零不抱什麼希望。「我們這樣的工作坊，培養客人需要比較長的時間，現在大家都盡量避免接觸，課程規模一縮再縮。」

更現實的是，去年下調的租金，在年初又重新調高了。「我不是沒有家，我只是沒有房子。」欣怡不禁反問自己，在沒有屬於自己的小窩的這個城市，家的意義，到底是什麼？

職涯瓶頸返家 感激母親勉勵

老家在湖南的阿麗莎上個月遞交了辭呈，決定下個月回內地。母親節和自己的生日兩年來都沒能和家人一塊過，阿麗莎已經開始憧憬抱着英國短毛貓「皮蛋」，重新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日子。

阿麗莎已經在這份工作上堅持了兩年，上司承諾給她升職說了一年多都沒個動靜，慢慢地她就發現做行政這塊都是熬年資，「現階段處在工作的瓶頸期。而且持續一年多的疫情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控制，確實讓我產生了要回去的念頭，也給了我這個契機。」

阿麗莎在決定要不要辭職的時候也糾結過，但她說媽媽給了她鼓勵，「人不要給自己設限。」阿麗莎說媽媽前兩年吃了很多苦，但她一直在學習生存技能，不斷積累人脈，有了一定的積蓄就跳槽了，層級越做越高，「現在忙得微信都不能當天回我了。」

「媽媽肯定是希望我回去的，」問及家人對她未來的規劃，阿麗莎說，「一方面有出於傳統『女孩子在外不需要太拚，回來考公務員做老師不會太累』的思想；一方面香港從2019年的修例風波到現在疫情尚未徹底控制，就業環境並不理想，讓她擔心；再者就是媽媽年紀也大了，需要有人陪伴。」但最讓阿麗莎感動的是，對於未來的怎麼走，媽媽說有她在後邊托底，讓阿麗莎大膽向前，這也是阿麗莎可以裸辭的原因。「這是來自母親的疼愛，讓我無後顧之憂。」

「孩子給了我留港的決心」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李才瑛)來自福建的曠哲(化名)談到港漂一詞時還笑着，「我都不確定自己算不算港漂」，曠哲雖然來香港三年，但不像一般在香港讀書就業港漂，她是跟着丈夫過來的。丈夫在香港做學術研究，她便以受養人的簽證留在香港，疫情發生後才把兩歲大的女兒接過來。

「一開始沒有帶女兒過來，那時候還沒有疫情，香港回福建也很方便，我大概每隔一個月就能回去一趟，女兒就在家由她外婆照顧着。」曠哲說，「上次回去是2020年3月，主要還是家人身體不太好，加上疫情嚴峻，我怕長時間見不到小孩，就回去了幾個月。後來安定好了家人，香港這邊也有了新的工作機會，我就又回來了。」

曠哲說去年9月還是把女兒接過來了，主要還是

看好香港的教育，希望女兒能在香港讀書。母親節到來，自己作為母親，身邊有女兒相伴，曠哲心裏很滿足，孩子在身邊就有了一切。對於家人在福建的情況，她也經常會通過視頻電話了解，保持溝通。說到這，曠哲笑稱父母都是很善良很好聽的人，她要時不時打電話過去問問，免得又聽信了哪的謠言被人騙了。她很感恩家人都很支持她的決定，沒有給她太多壓力。

但對於未來是留在香港還是回去內地，曠哲很肯定自己的心意，「會留在香港，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。但現在擔心的還是簽證，如果能順利接到工作簽證，我就能留在這，接下來的任務就是把簽證的事情解決。」